

那一天，似也下起了這樣滂沱如瀑的暴雨。

我杵立門邊，看客人進進出出，自動門不時展露一瞬兩珠覆裹下的濛糊街景。怔望一陣之後，忽有剎那我錯以為那門是小叮噠的道具，一開一闔便會乍現炙陽或皚雪，彷彿通往另一異境之入口。

適才陳列架上的四方包膜小紙盒，竟不約而同瀰散著似糖果刺激唾腺的酸蜜妖惑。於是趁女店員轉身，生疏地操作咖啡機，不時流露拘謹揉混輕微的厭憎——對兩個白領上班族一口氣點了三十杯咖啡有些應接不暇時，我一個順手就把其中一個紙盒收進口袋。

覆著膠膜的紙盒被指腹輕輕摩搓著，恍若一包口香糖或喉糖什麼的。

其實那是一盒杜蕾斯保險套，燙金包裝，超薄型那種。

我是幫朋友偷的。他們知道我從沒有被人抓到過。但他們卻不知道，像我這樣偷盜自適如呼息的慣犯，卻經常被「倘若逮個正著」的假設性罪衍給嚙咬得刺麻痛癢。

那就像是在不斷重複看到同一組數字後，不免悚毛地被偶然背後的洶湧必然性給驚懾；或是畏懼症患者間或瞬掠的暴亂恐懼，殘虐地以此懲罰自己的慾望。

甚而我會揣想那千鈞一髮的動魄時刻，像高倍鏡頭攝捕蜂鳥拍翅的動態，一展一歛皆似分格畫面般的遲滯、悠緩。

有時候則是搞混了角色，反而顛反易位，好好觀察那些喜歡順手牽羊的傢伙。

比方說，高中一個有在混的朋友常請我幫忙顧店，是販售航空版盜拷 A 片的小間。當你在櫃台用電腦拷片，餘光總瞟到那些戴安全帽口罩的熟客或生面孔，悠悠忽忽似水族箱底的熱帶魚，空茫地巡梭在躁浮的情色圖景裡——彼此擦肩共謀起緘默如此這般的絕對安謐。

但其實你心知肚明，他們為手中那一疊因買五送一而煩惱到底該割棄那一張，心理正陷困無比的憂惱與焦灼……

人稍一多，附近國中的一個男學生便會陰蟄進最角落。

他緊捺著書包揹帶暗暗偷覷我。

他不知道我觀察他很久了。

於是有次我挨近想看他必蝦咪ㄇㄨˊ。

不想他卻似野鴿，一點驚動就鼓翅騰飛，倉皇地逃走了。

他挾起的一陣促急的風，颳落某張影碟內附的簡介薄紙。紙張粗糙印的是祥田千里的息子作品，豐腴的乳房還敷貼著兩粒霧白星星；而裡頭的光碟已不翼而飛。

「假如真被逮個正著呵。」

那時你望向門口悻悻地揣想。

如今我卻像那國中生，跨越一條隱形邊界後，佇立門外，並為這麼順利就得手不免倖覺有些 lucky，但隨後又膨風開始惆悵了起來。

雨狂暴落墜，很像是在不停毆打我身體。我穿的白 T 恤濕淋透頂，乳頭微凸吮著衣服纖維。我的臉漸被雨滴淋得漫漶不清，眼睛則睜不太開而靦腆了起來。我的視線遂逐漸闔成一條細隘的縫。

忘了何時開始，我對我哥較深刻之記憶，很多都是經由窺臆一道隙縫的諸多殘骸畫面組構而成。

大概就像童年時兩兄弟常見的羈絆情結，兩人處在某種既想要相互結伴，下一秒卻又忽扭轉成競爭者的對峙兩造——如此曖昧曲折的情狀關係裡。

我哥從小就愛呼攏我。

有次他誑騙我說放在桌上的零錢掉了母親根本不會發現，我們便拿了去買杜老爺甜筒來喫。當我隨他躲進浴室裡舔雪糕，腦顱裡像有一把小刀猛地戳刺不停湧起一股酸麻但卻甚感無比幸福，完全未料那晚我會因嚙不下飯菜，而遭母親責罰到牆角去半蹲。

我總憂坦著，關於拿錢的事情會敗露。

焦急的我趁半蹲時瞟向正收拾好碗盤要拿去廚房的我哥，結果他竟像撞見水溝孔竄爬出的蟑螂或鼠，鬱憎地瞪了我好幾眼。

那是哥升上國中終擁有自己房間的事了。

印象裡他從不讓任何人進去他房間。包括母親也是。為避免影響我哥專心 K 書，那個自小得同時肩負父親威嚴的好強母親，不知何時開始，便只敢佇立門外，輕聲囁嚅著「要吃飯嗎」或「該起床囉」諸如此類的日常性提醒。

那樣怯生生，像請託又像告饒的，隔阻著一道門的裡外應答，活像是那房裡躡藏著什麼悚慄的奇詭生物。只消一道裂隙，象徵著災劫的晦影就斜斜籠了下來。

詭異的是，那陣子我會不斷有著相同的夢，夢見我哥的房門悄悄被打開了一道縫，彷彿掀起窗簾般虛掩著。

夢裡我半夜起來正要去廁所。我瞅到哥的房內散發出銀白色的濛光，流溢至門外成一潺潺淺溪澗。我發現那光是由一盞舊檯燈產生，且因只有那盞燈使房內一切物景皆顯濛暖，徒有朦朧廓影。待我視線對焦背著坐於桌前的哥，他卻突然似中邪般猛拷自己的頭，嘟嘟、咚咚，指關節磕碰著腦殼，聽來就像是扣敲西瓜藉此獲悉裡頭果肉的質地甜度的悶響。

他邊擊捶還忿忿咆哮：「媽的法科，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或許是自小我就總是斂抑著對那房間的好奇，總是猜臆不知裡頭有什麼祕密，那夢裡的光度、構圖，如真似幻，竟滿足了夢思之我補償性地不停搬演起一段關於哥的怪異行徑。

不過稍長後有機會進入哥的房間，卻掩藏不了失落，其與初初預期的樣貌是大相逕庭。

首先，房間因閉鎖空氣久未暢通，始終瀰散著一股濁滯的爛霉氣味。緊接

印入視線的一切又是那麼窘迫及頹萎：一張綻破灰銀彈簧的髒損床墊、一個半邊門卸掉的瑕疵衣櫃、比兒童使用大不了多少的驚腳書桌，其上擱散著如花瓣凋萎的原子筆（應該都斷水了）、還有皺黃捲翹的課本講義……等。

房裡一切似還擱淺在某一時間的刻度。

或像是傻傻還楞踞原地等待的寵物。

甚至依稀可見那張舊木書桌的桌面，似以美工刀戮劃的坑疤殘遺，恍恍像傷口初癒的結痂，在晦黯裡微鑲著。

燈老早就壞了。

然後我忍俊不住瞄往靠牆一側的牆壁，壁上那截微凸的 U 型鐵管，在陳闇中恰似老茄苳的樹瘤或深夜地下道扎眼的塗鴉文字，醒目且驚駭地，仍被遺落在這彷彿是美術來不及搭建完成的殘敗佈景。

好像廢墟。

我沉湎在這房，或說關於他擱淺以前的一些碎瑣記憶。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可能這房，或是他性格裡的某根螺絲突然脫鬆，以致他踉踉蹌蹌地差點往一側歪扭栽跌。

我曾透過一道玻璃門縫，目睹每學期皆推舉為模範生代表的他，竟偷偷瞞著母親開始偷東西。

我的手掌貼伏著玻璃自動門，色玻璃的黯晦使我得將額頭緊抵手背，由指縫間便瞅到光度似被調降許多的文具店裡，他利索地把一堆紊雜色系的原子筆放進了自己的口袋裡。

但是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

一開始的時候，他領我穿越收攤的早市，經過散落著滿地菜葉果皮，空氣始終漫著混和肉腥菜蔬腐味之小巷，匿進那如今已像古蹟罕稀的傳統文具行，賴整個下午吹免費的冷氣。

那店老闆是一面貌猥齷似鼠的中年男子。他對我們這種進來待很久卻不買東西的小孩既無奈又怨憤，且因我們適逢一個很「ㄟ」的關鍵年齡，動不動就在疊堆著文具用品的窄隘甬道裡追逐鬪鬧，久了以後，老闆見著我們便蹙眉眯眼，毫不掩飾他對這蹭食行為之輕蔑。

開始的時候。哥常在店內某一角落喚我過去。通常是他在書櫃間隙或一堆塑膠包裝的庫存品中，發現似讓人遺忘的蒙塵玩意。譬如，有種腳丫子狀材質似小熊軟糖且表面具沾黏性，我們常頑劣扔投去黏一切可以黏上的東西，不知名稱只管叫作黏巴達的玩具。或是一些墨綠色的小士兵，僵在某固定之姿，持槍瞄準投擲榴彈監聽通訊設備等諸如戰場上常見動作，似被凍凝又像定格不動擺 pose 的小人偶。

大概是老闆整貨時的疏漏，就這麼掉進一道道積塵的窄隙裡吧。

之後我們總對如此「意料外的發現」有所期待，到了暑假，我們幾乎天天都來店裡報到，找尋還有沒有新的玩意兒。

可想而知，我們根本沒把鼠臉老闆日益猙獰的結屎面當一回事。

在那暑假作業必拖至開學前才寫，傍依有大把時間可以盡情揮霍的奢糜時光裡，我們還會拿不同筆猛塗劃在長尾夾夾著的一疊廢紙，一派認真地比較筆的粗細色澤；或把櫥窗裡層疊的田宮汽車模型，附在耳際顛搖甩晃的，想像裡頭分拆的零組件是如何變成拉風的如真器械。

瞟到哥偷筆的那次，可能是色玻璃的關係，抑或是自門外向內窺探，我首度覺得店內的那人不是我哥，似在濾篩過夏季午間曝燦的強光後面，有什麼被故意抽換掉了。

且哥回家後，竟對我擔心東西沒有付錢衍出的愧慚嗤之以鼻。他居然又開始呼攏我。說他是如何在老闆注視之下，趁眼眨一瞬，像是玩一二三木頭人那樣，慢速逐格地自店內脫逃。

所以這樣老闆看他就如靜蟄般幾乎沒動過。

哥怕我沒聽懂，又向我解釋箇中原理；他利用那些不起眼的碎瑣毫秒，把它們當拋光圓滑的鵝卵石子，輕踮腳尖，像輕功點水般一顆掠跳過一顆。

「聽你在瞎掰。」其實當下我對他過於戲劇性的幻念頗不以為然。

「總而言之，」他拍胸信誓旦旦地說：「我可以控制時間。」

許多年後，當我在寧謐的冷氣房，彷彿聽見那些艷色的封面內，傳來一陣陣咬唇隱忍的柔蓄呻吟，或是不耐痛楚的凌厲叫嚷，始終是有某一類的片闖靜得像啞然搬演的一齣默劇。

就是一系列主題為「時間暫停」的荒謬情色劇碼。

你可以想像到的，不斷在每日如常重複的情境或場景，但我們卻總馴順得像寵物被摘卸了想像力，喪失「假如……」有別於枯槁貧瘠的這平淡生活外，歧岔出去的兩、三種情事可能。

那些解鎖的假設或人設。

——加班加到後來發現平日總著黑色套裝的冷艷女主管，跟你討論案子卻脫掉高跟鞋一逕以包著絲襪的綿滑腳趾觸摩你的西裝褲。

——跟朋友約好結果被放鳥，朋友母親好意慰留並殷勤款待，過程中你不時被白衣底顯凸的內衣廓形給分心，後來遂讓她猶存的風韻撩撥起蠢蠢色慾。

——近乎無人的列車車廂，表情無辜穿水手服的女學生獨坐在三人座位中間，眼瞳空茫似失神一般愣望著你（鏡頭）。

然後在唐突的某個時刻，她們便凝封成一具矽膠人偶，被禁錮在某個失落的時間框格間，任憑你怎麼搖拍她們皆瘖啞失語，斷了聯繫。

結局又總是黝黑的男優將他們粗挺硬槓的陽具，強行插捅進她們的腿跨，她們表情就算再如何木然，但因戮暴後戾不由濕濡得恍如下雨過後的森林。

我無法得知哥是否曾看過這類 A 片，使他受到啟發來呼攏我關於時間的歪理。但嗯，確實，他似是一次也未被抓到過。可能這是什麼類似脫逃的稟賦，使他可輕易躡渡於另一種時間中而不被發現。

最顯明的證據就是從前玩遊戲時，他能讓自己暫且消失在某個空間或時間，恍恍如不在場。

遊戲的時間因而永遠也不會結束。

主要是那時母親的姊姊與姊夫來家裡作客，我們總擔負陪兩位年齡相仿的表姊妹玩，千萬別打擾到大人們泡茶抬槓的重要任務。當然除了什麼大風吹或多人跳繩，就屬紅綠燈或鬼抓人此類躲匿的遊戲能使我們這些臭男生很嗨。記得那時我對躲藏亦不得要領，也許是下意識總想被抓到，每每遊戲初始我便露了餡。不是綻露窗簾底下的光腳丫，就是漏掉那勾扣在衣櫃百葉門隙的一截指頭，總之，毫無例外我都是第一個被抓到悻悻么`ㄉ•的人。

而我哥咧，簡直像大型逃脫魔術裡，黑絨布翻掀後籠內的人或動物憑空消失般令人乍舌，時常屋中床底櫥櫃均被找過好幾輪後，仍不見他的一絲蹤影，好像從來就不存在一樣。

那個表妹，胖墩墩白晳晳的，動作遲慢但自尊心強，母親經常叮囑我們要謙讓這個阿姨疼寵的小的。不過每次她當鬼，哥都故意捉弄她堅持不現身，非得等表妹蹲伏地上開始抽噎簌泣了才於心不忍地出現，搞得最後都有點像故意讓她做嗆司給她那樣。

有一次很扯，那次我老早就因出局無聊悠晃在各房間，結果才剛晃進母親的臥房，頂上就傳來一陣蟲蟻嚙咬什麼的窸窣聲響。

我抬頭發現哥手腳打直姿勢怪異橫抵突出的牆面，像模仿成龍早期港片裡那種滑稽自諷的高難度特技，因而自臂膀手腕往下到腿脛每一寸肌肉無不繃緊顫抖著。

不巧那胖表妹剛好找到這裡，她在門外目光狐疑地打量我，並問我是不是看到哥躲在裡面？

我當然直搖頭說沒有哇。我故作鎮定混淆說走來時好像聽到廚房有聲響，她躊躇一會，探頭進來左右虛看一下便信以為真地離開了。

扯的來了，隨之我想打 pass 給哥，結果抬頭他竟然消失了。

我只看到那虛虛的光滑牆面，恍如腦子裡的一大片空白。哥咧？他什麼時候？還在表妹與我的眼皮底？

像是哥成了白漆的部份，溶嵌進了牆壁之中。我怔忡地杵在原地，怎麼撓腮去想就是猜不透哥到底躲去哪了，為什麼沒有人找（抓）得到他？

而遊戲仍舊還在進行。

這樣的哥，這樣或許在心底總想躲著不讓人找到的他，結果真就在國三的上學期末，趁大家都還在熟睡時永永遠遠地躲了起來。

他兀自按下了碼表的暫停鈕鍵。

據說發現時，房間門是虛掩著的，像是還希冀別人能看到似的。

我對那夜情形不很清楚，不過依據自小的淺眠慣習，很有可能我起來去廁所，或偷溜至廚房開冰箱灌冰水喝時——他把自己如肉販吊肉般垂掛起來，怒瞪圓眼，面頰酡紅醉睜睜著門隙外的影影綽綽。

事情發生後母親便把房門緊鎖，不讓我進去。那個房間從此也成了一個時

間無從繼續越過的一個頹圯的廢棄場景。

然而猶能記得的那些詭譎關於房間以及哥的一隙夢景，在我成長，不，甚至懂事之後，仍會泛起像瞥見母親準備洗澡褪去衣物後的衰裸身軀，那種既羞赧又微微憎惡的混雜情狀，並在某時某刻猝不及防時襲漫向我。

纏縳著我。

曾經看過哥拿一只杯子在打手槍。

就是那種早餐店飲料用的紙杯，剝掉塑膠膜後塞入兩個嫩綠或澄黃的洗碗菜瓜海綿，軟的一側均朝內，然後拱捏杯子正中央會生成一一圓到十圓面積不等的凹穴，很像是一個克難陽春的飛機杯。

哥會小心翼翼地佝偻著把陰莖給塞吮進去，接著類似貴賓犬昂奮得緊攀著陌生人的大腿猛蹭，他不停以下體頂戳隻手握的那只白色杯子。隔著一段距離，加上他房內又頗黯，我有種其實他重複撞頂的是一朵苞縮闔起的百合花，且似要將裡頭的花蕊之類給搗攪稀巴爛的錯妄。

過程中有時他會暫停歇口氣，表情卻很耐人尋味。該怎麼說呢，那是混揉著悵然迷惘又帶一點點憤懣的複雜情緒，組疊起這張秀俊的臉在剎那間的淋漓光影變化。

後來我總一廂情願地認為，母親，或是阿姨親戚他們，似乎都被我哥那張孱瘦瓷白的氣質臉蛋給蒙騙了。

我瞧得的哥的形象，絕不像他平時給人表現出來的溫儒內斂。

在某個瞬晃的偏斜裡，在那一點點白夜闇撬鬆乍曝的曖昧瘋狂中，哥的內心定描繪著如夏季悶窒傍晚的一幅圖景；一叢叢大水螞蟻漫天紛飛，繞旋暈燈無懸念地抖索著透明翅鞘，這樣恍似雪花散飄暗喻的憂悒與孤寂。

只有我才看得到的，像夢囈，像過曝強光流湧出的殘肢畫面。當然長大後知道那不過是夢罷了，但確實童年裡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對自以為只有我發現之哥人前藏起的隱晦一面，有種說不上來的妒忌。

以致這可能或多或少也決定日後我也終將追隨我哥，任由陰晦那面擴延且逐漸主導了我整個國三生活。

那時適逢各種考試洶湧而至的關鍵學期，如模擬考沒考好等同宣判日後將有可能進入升學率較差的末段高中。在那總籠罩肅穆氣氛的灰澹教室，坐在最後角落的我逐一觀察同學，他們無不因黑板上的天數逐日減少，而漸陷入一種憂煩噤默的悶沉狀態。

尤其最後一次模擬考放榜後，我發現我的同學皆似蠟像一般面容枯乾地端坐，眼神渙散地接收來自前方講台，那個個矮嗓音卻尖喙的班導 Miss 楊，因我班成績排名於整年級墊底而哀戚痛心的訓話。

他們好認真哇。

我暗地竊竊譏嘲著。

因對這種粗暴的單一教育體制不以為意，那時我總覺得與同學們有些格格不入。

有時考卷發下來我趴頭便睡，直至鐘響前我才趕緊填上姓名，並在考卷上畫了一個大大的扁，註記唯一一個我能輕易背誦的英文句型。

Fuck you。

那是一段日影顛幻的恍惚日子。基本上我的日間作息完全與其他人顛倒，別人振筆抄寫做最後衝刺我卻埋頭苦睡，或午休時大家皆深熟睡去我則跑到籃球場混在小六生中練投籃。

有幾次還曾發生醒來後周圍居然空無一人，彷彿有種末日後僅剩我僥存，被遺忘在幽晦教室的惶惑與不安。

原來同學們都放學離開了。

開始班導還會把我叫到辦公室，有耐心地循循誘勸，然後來可能是認清了我無可挽救之質素，便只求我不要影響到其他想用功的同學。於是有超過一個學期我的座位都被安置在最角落，兩個橘亮的大垃圾桶旁邊。

久了以後，我似成了這教室角落的一道偏斜闇影。

老實說，這些上課睡覺亂答考卷其實都還算小兒科，很快我就變本加厲了起來。先是模仿母親簽名擬偽假單，翹課出去後再準時回家，而後乾脆連學校也不去了，逕與一羣同也是翹課的同儕先約在學校旁的早餐店，準備浪擲多出來的一整天時間。

重點是，有了一夥人的起鬨或壯膽，使我敢更進一步越過道德的防線，不爽被激地去偷東西。

不過我們這群人，也不是那種有在混的常為了談判得摺人去去又丫`堵，我們只是賭爛那些令我們昏昏欲睡講授的老師，試著在枯燥味同嚼蠟的畢業前夕找點樂子什麼的。

我們最常待的就是撞球場或網咖。這些在一般學生眼裡，定是不折不扣壞學生窩聚的場所。而當時我們也確實屈拗地想營造出裝腔的放浪模樣，像是沒穿制服叼著菸，拿巧克磨桿頭眼睛被煙裊燻得眯靦，邊還操三字經相互幹譙對方。

或是嘶吸一口菸後，就喀啦啦熟練操作鍵盤滑鼠，在 CS 的基本場（四方形灰階迴廊）頻繁抽換武器謹慎地突進；待跳出轉角突遭狙殺後再憤躁地吮吸燒燎殆盡的菸蒂，模仿一旁那些喉結顯凸、嗓音粗嘎明顯比我們大很多的中輟生。

像要惡意自棄地，虛度嘩嘩流逝的光陰，使未來憶起時僅能浮露一大片像逆光反差後的燦白。

而真覺得自己犯下惡行，大概是從網咖出來抽菸，發現一台迪奧小五十那次吧。

像是喻含某種蠱惑的暗示性畫面，我看到那車時鑰匙竟然未拔，瓜皮帽甚還斜掛後照鏡上。

認真說，不消一根菸的時間，回過神我已騎著它，竄溜進下班時段的壅塞車陣，學台客架拐肘擴外張壓催著油門，梭來鑽去，好幾次過彎甚至身體嚴重

斜傾膝蓋都要觸地了。

好死不死在家附近的路口，就遇到了警察例行性的盤查。當時的我頓覺眼前景況似膠捲底片黯滅了下來，一位光頭員警正遊梭在等紅燈的機車車陣中，隨機指示騎士拉下面罩或口罩。

幹，衰小。

速度放緩後我更陷困——要麼現在就回轉或是死就死啦的兩難窘境；然隨即又覺得，如果回頭是否只顯得更可疑？

一些戲劇張力強的電影畫面無端自腦海翻湧，且在我緩停車陣最後面時開始侵奪我的思緒。

那漢操碩魁的員警似早注意到所以逕走到車旁，不苟地請我停車熄火。他請我出示駕照行照我皆謊稱說沒帶，隨後他又問車主是誰我說是我哥的。接著他在一台像 pda 的東西上按了又按便決定請我下來打開後車廂。

結果手電筒的鈷藍螢光掃照到了一把用報紙纏包、僅露槍托的黑星。那員警條地像觸電般往後彈退，順勢拔槍並喝令我雙手舉高，同時斜倚著頭 call 對講機尋求增援。

不過事實上什麼也沒發生。那酷似傑森史塔森的員警鳥都沒有鳥我。

這是第一次我認為自己真幹下一件壞事。雖然後來我因心虛，倉促地把車隨意棄丟在我家附近的小巷內，但接下來好幾天，我都擔慮警察有可能找上門而悽惶不寧的。

這樣嚴峻的竊行，儘管使之後那些在朋友鼓譟鬪鬪中的扒竊——如順手牽羊一罐金牌或兩三包卡拉姆久，或幹走屈臣氏康是美裡，我壓根分不清品牌差異的睫毛膏粉餅等化妝品，皆顯得那麼輕而易舉，彷彿只是日常的小練習。可是心底總浮泛起被抓包的疑懼妄念，卻經常與我的僥倖心態相互傾軋，日日啃磨腐蝕著我整個人的思緒。

坦白說，或許這不應是我的偷竊初體驗，很有可能（但不很確定）我哥房間鎖上後的幾天，我隻身到文具店那次才視為是我人生首次的重要行竊。這之中除了牽涉到母親，另使我耿耿於懷至今憶起仍屏遮掉了重點行徑的，均是由於當時現場凌駕於現實的某種壓倒性之緩飄氛感。

那天開始是這樣的。我先騙母親說要到同學家做作業，實則我揹著枯癟的空書包獨自在家附近閒晃。那是一似要落雨的晦闇午後，傾刻之間，灰黯的天色像墨水滴濺宣紙般迅速暈染開，厚深的雲層裡並還頻傳出一記記悶沉雷鳴。

於是未攜帶雨具的我毫無猶豫就先躲進了文具行。

自動門剛開我就聞到了一股刺辛酸味，且因是密閉的空調空間，酸味無以揮散，以致待久了會以為是什麼東西發酵過頭的噁爛糜味。

後來我發現，噁，氣味的源頭不正是自隔壁班的那幾個傳來的麼？

個頭較高，頭髮像麥稈巢窩的那個，我還知道他綽號叫 Q 毛。他跟其它三個我認得但叫不出名字的同學，完全無視鼠臉老闆發僵鐵青的面色，把這裡當



學校操場追跑碰跳啊還嘈雜嚷叫什麼的。

我走到他們鄰隔，憋屈在各版本參考書疊堆一摞摞像路障的窄仄甬道，假裝對那些書有興趣，然而實際上我正透過書櫃間隙觀察這些與我同屆的「臭小團」。

我知道，我也曾像他們一樣厚顏放肆地在這裡搗鬧。但不知為何，那時我靜靜看著他們忽衝忽扭纏一塊，蹦蹦地使地板搖顫顛晃，彷彿是正齊跳起一支狂渾的火焰之舞時，隱隱都覺得他們的頑劣著實令人生厭。

但當時我不也與他們同齡帶點中二病那樣麼？

更怪的是，觀察一陣後，他們間或製造的哄鬧聲響或擺晃翳影，皆成了隔覆著一層水面下之物事，似靠岩岸的妖狹水草在透膜底謐靜款擺。簡單說，一切朝我遞傳而來的刺激緊張，無故都被剝卸了稜邊垂角，因而我感知到的不是波瀾的湧伏，反而較像是一種絲緞般的柔滑。

另我亦有種這一室正阻隔於外界，凝稠成漸漸滯緩狀態的迷惑；好像裡頭的人將因稠質時間放慢動作並如失去重力那樣浮飄起來。

甚至某瞬我的視覺被調教得像蒼蠅複眼般精密。所有局部動態均如慢動作格放；跑動時噴濺起的汗珠，或是眼眨睫毛撩擾塵埃的漾晃，諸如此類，我對這些慢緩畫面不斷分格，使它們可拆像是一張張飽和度高的特寫相片。

總之，那時我對哥曾唬弄我的，那些關於時間的胡謔，竟也覺得有些道理了。

或許哥講的有可能是真的。

自小他就經常愛跟母親說我會偷東西。尤其是他的玩具。

曾經我們共用著一個頹舊的三層木櫃，上中兩層擺滿哥蒐集的玩具，大多是麥當勞快樂兒童餐隨贈的發條玩意，最底層則放了他（暫時）不要送我的。

已想不起什麼時候，但確乎是小三以前吧，當我們中午放學回來，吃飽悶悶睡醒來，哥都像換了個人似，耽溺在一種強迫性多疑的鬱躁情緒裡。

他最常做的，就是不停檢查他櫃內玩具是否有少，檢查到最後他依然不死心，便喚我過去並以不堪其擾的連珠問題懷疑我。那些旋緊發條放開後伊呀伊呀擺舞的小物，靜蛰於櫃內，默默仰看哥對虛妄物事發洩著脾氣。他揪緊我衣領，掄起拳頭作勢要揍我，臉色似高燒妄熱般亢奮，無非要我老實坦白——最好是懺饒地承認我所犯下的罪行。

往往拗不過他，我會隨便掰來搪塞，以為如此就可安撫他。

「我真的沒拿，有拿我明天出去被車撞死。」

「我不是故意的啦，拜託不要跟媽講，我欠你一次啦好不好？」

結果搞到後來，連我自己也不禁懷疑，是否真是我偷走了那些躲在冥晦裡的小玩偶呢？

倘若真要以此推敲，唔，似乎後來那天在店裡，的確是有可能我剷到參考書櫃後的一面筆櫃，然後如摘折樹的末枝般，隨意取下了一支原子筆，沒想太多就順勢收進了褲袋。

可是，我有印象的只有前面講得開始與結尾啊，中間那段卻總像從熾燦的戶外走進黯曖的室內，條地眼前皆熠燦閃爍，一片花白。

那天的結果是這樣的。

待那似冷卻滷肉湯鍋其上一層敷白油脂的怠滯感逐漸消褪，我已經，要走到自動門門口了。

玻璃的反光裡，有一張五官溶塌，恍若畫壞了的，顏料任意淌滴糊稠，其中可能因惡意或自棄導致猙獰不已的嘴臉。

然後雨啪啪答答落了下來。

起初是像鳥屎般大的雨珠敲在玻璃上，驀地變成似瀑布的洶湧雨流後，店外就被刷刷嘩嘩的雨的簾幕遮覆；一下子街道的輪廓線條，令這暴雨給溶得一蹋糊塗。

彷彿這整座城是受詛慘遭了水傾滅蓋之命運。

我注意到店內又恢復成 Q 毛他們一群人打鬧發出的刺耳嘈囂，我沒回頭但推測他們似乎正逢這雨勢更有理由待在店裡，且 Q 毛本人似正在奔跑逮人開始了新一輪遊戲。

我會這麼說全因我才剛走出卻恍恍被人拉住後，便聽到 Q 毛的聲音，帶有一點頑謔地朝外嘶嚷：「ㄟ，該你當鬼啦。」

高中搬出去後，興許因接觸新的環境，那些關於我哥的怪詭夢妄已較少纏祟我了。甚至夢也作得少了許多。

而那房間，在我回家探望時已不再深鎖，但儼然成了母親的儲藏室，拿來貯放換季被褥或電風扇電暖器之類的家電。唯獨那張被雜物電器家具圍堆的累痕書桌，其上竟一派空敞沒被挪去使用，彷彿那是一張不斐的骨董桌，就算與雜物為伍也得恪守尊昂的最後底線，不能褻瀆。

有時門沒關，我發現母親會獨坐桌前似閉目沉思。有時我又發覺，她其實並不都是維繫著靜默，而是偶或口唇戚戚促促像是低沉叨絮著什麼我根本聽不懂，但又夾雜著派罪與悽慟的話語。

那時我偷東西已猶如探囊取物，在窄仄如髮的瞬隙，我盜走那些人家聽定撓耳詫嘆「咦——」的便宜小物——如牙膏石綿手套米奇袖珍面紙迷你伏特加 airwaves 口香糖繽紛樂巧克力綠的肥皂……

母親應從未察覺，自己第二個兒子日漸乖張的竊盜行為。

有時我亦這樣想像這個承受記憶之流無情襲面沖刷，因此慢慢衰疲的耄耋老嫗，她是如何癡妄地以為呵——以為只要填滿暫用不到卻不捨得丟的東西，便可一掃那房早先呈空敞狀態時，如剛走進即能感受到的微微冽寒。

有些東西就算想偷也無法獲得。

譬如某個岔出去預料之外的結局。其實文具行那次結尾後續是還有幾個小插曲，且均是讓我詫異無比並似根鬚纏結、一個勾連一個的連續組曲。

先是母親來接我前，原本 Q 毛那些傢伙亂哄哄的嘈雜在鼠臉老闆與我說話

同時，全像按下遙控器的靜音鍵突兀地被消了音。隨後我便發覺不只他們，就連老闆聲音也趨弱得似蚊子掠飛過耳際的嗡嗡，所以那畫面變成有點像近距離觀賞一默劇演員煽熱表演著；蹙眉顫鼻口唇張闊比手畫腳卻無比寂靜。且因斷續有人進出店面，藉自動門開開關關的間或幾秒，原本預期的落雨滂沱，或街上車湧喧囂竟也闐靜無息。

我驚詫眼前彷彿如默片般的物事，失去聲音後浮顯出某種事不關己的疏離。甚而我還暗自興起了「終於啊」的如釋念頭。

更出人意料的是，是母親趕來與老闆磋商不時撇頭灼灼一我，傳達似「回去你就知道」使我亂慌恐地預期等會回家定會挨上一頓揍了吧。結果母親非但沒有訓斥或責罰我，還在回途經過一將要收攤的車輪餅小販時，罕見闊綽地買了兩個紅豆的給我喫。

在那屋簷淌下的雨瀑綴成玻璃帷幕，恍若置身水族館海底隧道的騎樓裡，我們就著爐烤的餘溫，乎哧乎哧大口吞吃了起來。

那實在太像一幅我羨盼許久的尋夢構圖。一對濕淋淋的狼狽母子，佇停在周遭像藝術電影運鏡之疾行路人譜連成的暈濛光河裡，眷戀且貪婪地啃食著內餡爆淌的點心，悠悠似擱進了某個遺世獨立、凍止的，時間框景。

雨足足下了一個多禮拜。

那陣子我的鞋襪總因濕潮不已而散發出一股霉爛氣息。且爾後只要適逢如此發癲張狂的下雨天，我便忍俊不住想湊縫關於我親人之殘碎斷闕的畫面。關於我哥，關於母親，當然還有那天母親領我回家「意料外的發現」。

那天插曲的插曲是這樣的。

我們回家後母親啥也沒說，只換掉衣服一逕至主臥昏沉睡下。而我正要進浴室褪掉已如水蛭貼咬皮膚的T恤，就瞥到本來應要上鎖的哥的房間，居然真像夢景般露出了一條縫虛掩著，彷彿被誰撬開綻破一道隙內風景那樣。

其實就這麼進去是不會怎樣，但我猶記得我近乎是像小偷般謹慎躡足——像是一道斜斜晦影般悄悄滑移了進去。

當然我忡愣在房裡中央（褲管還答答滴著水），著實難掩竊喜與緊張之情，畢竟這可是我頭次不受禁制就能參觀此房的內部擺裝啊。在此之前這裡較像是森嚴的軍事重地，擅闖必遭受嚴厲懲處。

然真令我意外發現的，反而非探觸到了我哥內核秘密的什麼；而是像個闖入者般陰蟄在這闇晦房間的我，毫無阻介地任意打探一切能洩漏「關於哥這個人」的所有物品——皆似權充般散發出一種可疑的虛假樣貌。

如暫待整理的那些傢具文具書籍或哥蒐藏多年的一系列鋼彈模型等……簡直像是那種表面封皮繪彩了物體形貌，實則內裡為保麗龍或卡紙的簡陋材料，所拼裝出來之虛有其表的假道具。

發現到這項事實後，頓時我對這房往昔那種幽幽晦晦的神秘與好奇均消失殆盡了。且應是渾身濕冷之故，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憊疲。記得我是褪去所有衣褲，一絲不掛，帶著哆嗦的身子上床。

而剛躺下睏意便似暗湧侵襲，硬生生阻斷了我感官之間的一切聯繫。彷彿是尚未從溺水的驚悸裡恢復過來，我的上下兩排門齒還不停磕碰磨撞著。

像是那個曾纏擾我不已的怪誕夢景。恍惚竟以為房間脫開了一道門縫，似有誰正窺看裡頭的一切動靜。

我聽見自門外傳來急促豐沛的雨落聲。

將要沉沉進入寤寐時，我確感有什麼正逸離逐漸遠去，且確定永不再復歸了。